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二十三　　　唐　歐陽詢　撰

人部七　鑒誡

鑒誡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

尚書曰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

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又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又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左傳曰晉旣勝楚范宣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天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也又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名又曰臧孫云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禮記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壯也戒之在鬬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又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舜之居民上矜矜如履薄氷禹之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又曰吾聞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

家語曰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又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没民非君不治民犯上則君危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又曰顔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子慎諸又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富貴而敬愛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又曰曾子曰狎甚則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其歡莊足以成禮而已矣

韓詩外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宣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

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前車覆後車誡又曰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實而佩也一曰無内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已至而後呼天

戰國策曰昔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絶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管子曰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何不爲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其束縛在魯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鬻子曰昔周公使康叔守殷戒之曰無殺不辜寧失有罪亦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慎之

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又曰其文好者身必剥其角美者身見煞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又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

施益博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梁肉之味國之將亾必先惡忠臣之語

孫卿子曰孔子對魯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不危焉又曰得師者王得疑者覇自為謀莫已若者亡又曰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也常握髮吐飡以接天下士

矣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帶以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冨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歳㥁恕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冨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說苑曰魏武侯浮西河中流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寳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夏桀之君左河濟

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不循仁政湯放之武侯曰善又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

新序曰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將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王召臣臣改制鬋飾問於妾奚若妾愛臣諛臣曰佼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巳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漢書楊惲失官居家治產業起室宅孫會宗戒之曰為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恐為可憐之意不當通賓客有稱譽也

東觀漢記曰馮勤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欲見令以善自珍乃因讌見令以善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之覽照前世以為鏡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

可不勉哉又曰樊宏為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又曰班超為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邉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及得下和宜陽為簡易寛小過揔大綱而已

詩後漢傅毅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日月逾邁

豈云旋復於穆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咨予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於玆以墜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尠玆暇日

魏陳王曹植矯志詩曰芝桂雖芳難以餌烹尸位素餐難以成名磁石引鐵於金不連大朝舉士愚不聞焉又矯志詩曰抱璧塗乞無爲貴寶履仁遘福無爲貴道鴛雛遠害不羞卑栖靈虬避難不恥汙泥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濟濟唐朝萬邦作孚逢蒙雖

巧必得良弓賢主雖智亦待英雄螳蜋見欺齊士輕戰
越王軾蛙國以死獻道遠知驥世偽知賢覆之犄之順
天之矩澤如凱風惠如時雨口為禁闥舌為發機門機
之開楛矢不追
魏繁欽遠戍勸戒詩曰肅将王事集此楊土凡我同盟
既文既武郁郁桓桓有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共垢各
竟其心為國蕃輔誾誾衎衎非法不語可否相濟闕則
云補又雜詩曰世俗有險易時運有盛衰老氏和其光

遽瑗貴可懷

魏應璩雜詩曰細微可不慎隄潰自蟻隙膝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覩未形愚夫闇明白曲突不見賓燋爛為上客思願獻良規江海儻不逆狂言雖寡善猶有如雞跖雞跖食不已齊王為肥澤

晉張華勵志詩曰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修慧暉光日新

晉潘安仁家風詩曰綰髮綰髮髮亦鬒止日祇日祇敬亦慎止靡專靡有受之父母鳴鶴匪和析薪弗荷隱憂孔疚我堂靡構義方既訓家道穎穎豈敢荒寧一日三省

晉嵇紹贈石季倫詩曰人生禀五常中和為至德嗜欲雖不同伐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為萬物惑事故誠多端未若酒之賊內以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怠清和自否塞陽豎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著明戒

量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虛心處冲默茹芝味醴泉何為昏酒色

賦魏文帝戒盈賦序曰避暑東閣延賔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滿之戒乃作斯賦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物類之相感信貫徹之通靈何今日之延賔君子紛其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願羣士之箴規博納我以良謀

吳楊泉贊善賦曰伊善惡之所施乃禍福之為階行德

安而保身忘為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作執温恭而不虧云顔冉之遭命怪禍福之參差夫二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既没而名存厥復戚乎何為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昌積惡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肩以長三郤好勝厥身以亾古人從善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而難值而禍惡之易當

賛晉戴逵申三復賛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

白離如此故識鑒逾昏驕淫彌太心與慎乖則理與險會然後役智以御險履險以逃害故陰陽冦其内人力攻其外陰陽結則金石為之消人事至則雖智不足賴若然者雖翠幄華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味焉得而甞之

周庾信周公伯禽贊曰伯禽居魯鳴玉來朝周公問政治國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橋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箴梁武帝凡百箴曰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無大小先

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
亂常是曰敗政弗止辱身亦喪厥命勿恃爾尊驕慢淫
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履邪念正
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莫
言人微而以自輕水清照静表直形端近取諸身無假
遠覩猗歟哲人勿謂斯難
訓晉潘岳兩階銅人訓曰言之有臧託乎多士言之不
臧絶之由已無曰莫傳宣于四海無曰莫聞響振萬里

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怨豈在大纎介是興

誡漢東方朔誡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為拙枊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後漢鄭玄戒子曰宿業衰落仍有失誤年入此歲而七十矣於禮可傳家事今我告爾以老將閑居以安性覃

思以終業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憂患展敬墳墓春秋
覲省野物胡常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求㕽
君子之道鑽研勿替敬順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
友德行立於已志可不深念耶
後漢髙義方清誡曰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
以福禄全其壽年飲酒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
命利慾亂我真神明無聊賴愁毒於衆煩中年棄我逝
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慇其痛抗

志淩雲煙滌蕩棄穢累飄邈任自然退修清以淨存吾玄中玄澄清剪思慮泰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存

魏王肅家誡曰夫酒所以行禮養性命歡樂也過則為患不可不慎是故賔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為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為人所强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辭之敬仲辭君而況於人乎為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為人所屬下

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魏王昶家誡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静務伐其功二難也且懐禄之士皆寵之臣茍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帥弱燕之衆東破强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杖劒建策光濟大漢辭三萬户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綽綽有餘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

能散則有鄙吝之累積而好奢則有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魏荀爽女誡曰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昏定晨省夜臥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爲順婦以崇螽斯百葉之祉婚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

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為災傅母不來遂成於灰
春秋書之以為高也
魏程曉女典篇曰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
為成婦德闕則仁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婦工簡
則織絍荒矣是以禮有功宮家室之敎詩有牖下蘋藻
之奠然後家道諧允儀表則見於内若夫麗色妖容髙
才美辭貌足傾城言以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凡質
在邦必危在家必亾

晉嵇康家誡曰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當量其善者擬議而後動若心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在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内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未成而敗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熠熠無結秀之勤終年之勤無一日

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叔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盛者也

吳姚信誡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為心自甘之以為已度嶮易不虧始終如一進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祐之衆人尊之而聲名自顯榮禄自至其勢然也又有内折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暫自新退居則縱所欲聞譽則驚自飾見尤則棄善端凡失名位恒多

怨人而害善怨一人則衆人疾之害一善則衆人怨之雖欲陷人而進已不可得也祇所以自毀耳顧真偽不可掩褒貶不可妄舍偽從實遺己察人可以通矣舍己就人去否適泰可以弘矣貴賤無常唯人所速茍善則匹夫之子可至王公茍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為凡庶可不勉哉

吳陸景戒盈曰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脫

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罹患搆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

蜀諸葛亮誡子曰夫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

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

晉李克起居誡曰溫良恭儉仲尼所以為貴小心翼翼文王所以稱美聖德周達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則亦聖人之一隅矣而末俗謂守慎為拘恭退慎為怯弱不遜以為勇無禮以為達異乎吾所聞也

誥宋顔延之庭誥曰若能服温厚而知穿弊之苦周明之德也厭滋旨而識空𠎝之急仁恕之功也豈與夫比髮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哉罰慎其濫惠誡其偏罰濫則無以為罰惠偏則不如無惠嫌或疑心誠亦難分動容竊鈇束裝盜金又何足論也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火含煙而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芳

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唯夫金貞玉粹者乃能處而不汙其身耳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非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

銘後漢崔瑗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俗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身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强在涅貴不緇曖曖内含光硜硜鄙夫介

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魏卞蘭座右銘曰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為福先不與禍鄰守玄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純

書漢劉向誡子書曰汝豈有厚德蒙恩甚厚將何以振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跛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遁服而亾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

後漢張奐誡兄子書曰汝曹薄祐早失賢父財單藝盡今適喘息聞仲祉輕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聞燉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自以汝資父為師汝父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為貴蘧伯玉年五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

已矣

後漢司馬徽誡子書曰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辨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後漢馬援誡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誡

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後漢崔駰與竇憲書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皆所不宜而或蹈

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尚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者也

魏王脩誡子書曰自汝行之後恨恨不樂何者我實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遑遑也人之居世忽去便過日月可愛也故禹不愛尺璧而愛寸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之未必讀書并學作人欲

令見舉動之宜觀高人遠節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際也行止與人務在饒之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皆用情實道理違斯敗矣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殺身其餘無惜也

晉羊祜誡子書曰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

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為德首慎為行基願
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
語無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
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及
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
晉殷褒誡子書曰大道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
京房之徒考步吉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更為姚平
所誡此道之難知也省爾之才不及於房而吾之言過

於平矣昔正考父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顔之徒有若無實若虚也況爾析薪之智欲彈射世俗身為謗先怨禍竝集使吾懷朝夕之憂為范武子所嘆亦非汝之美也若朝益暮習先人後已恂恂如也則吾聞音而識其曲食旨而知其甘永終吾餘年矣復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爾其念之爾其念之

宋陶潛誡子書曰少來好書偶愛閑静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

六月中北窓下卧遇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恡情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

梁簡文帝誡當陽公書曰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梁孝元帝與學生書曰吾聞斲玉為器諭乎知道惟山出泉譬乎從學是以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為弓為箕不無以矣抑又聞曰漢人流麥晉人聚螢安有挾册讀書不覺風雨以至朗月章奏不知爝火為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可久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己道在則尊

梁徐勉與大息山松書曰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産業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

笑於斯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松竹成陰塍陌
交通渠畎相屬茅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岑叢薄不
無糺紛之興雖云人外城闕密邇凡為人長殊復不易
當使中外諧緍人無閒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
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勉勗見賢思
齊不宜忽畧以棄日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
豈不大哉
梁范縝與王僕射書曰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既盡

美矣又盡善矣唐堯非不隆也門有謗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懸諫鼓周公之才也樂聞譏諫故明君賢宰不憚諤諤之言布衣窮賤之人咸得獻其狂瞽先王所以有而勿亡得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

論晉潘尼安身論曰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

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患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晉袁宏去伐論曰夫君者必量才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苟伐其善必忘其惡於是怨

責之情必存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為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汙官不辭卑唯懼不任唯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

藝文類聚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二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徐紹城

藝文類聚卷二十四

唐 歐陽詢 撰

人部八 諷 諫

諷

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禮記曰吳侵陳斬祀殺厲夫差使行人儀問太宰嚭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

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

左傳曰魏獻子受梗陽人賄閻没汝寛欲諫待於庭饋入召之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唯食忘憂今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國語曰晉平公射鴳使豎襄搏之不得公怒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唐叔射鴳不得是揚吾君之恥速殺之無令遠聞君忸怩乃赦之

晏子曰齊景公樹竹令吏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曰君聞吾先君丁公乎曰何如對曰丁公伐曲城勝之止其財出其民有輿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視之則其中有金玉焉吏請殺其人

丁公曰以兵攻城以衆圖財不仁且君人者寛惠慈衆身不妄誅令吏舍之公曰善令出斬竹之囚舍之

又曰齊景公所愛馬暴死景公怒令刀解養馬者晏子請數之曰爾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死罪一又殺公之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百姓怨吾君諸侯輕吾國汝當死罪三景公喟然曰舍之

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之公問何

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歎之也公乃止

呂氏春秋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成公賈入諫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祥也王曰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十人所退者五十人羣臣大悅

史記曰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蕩蕩寇來不可上易為漆耳難為蔭室二世笑而止又曰孫叔敖病將死屬其子曰貧困往見優孟後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孟曰無遠行時楚莊王欲以優孟為相對曰請與婦人計之三日後優孟來王曰何如曰婦言無為楚相孫叔敖盡忠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王乃召孫叔敖子以四百户奉其祀又曰東武侯母嘗養

漢武帝號太乳母乳母家子孫橫暴徙邊乳母當辭見
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入
辭如其言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駡之曰咄老女子
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
是上憐悲之乃下詔無徙乳母又曰田叔相魯初到民
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渠率二十人笞各五十
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之時民有得罪者公怒縛置殿下

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而問曰古明王聖主支解人從何支始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東方朔傳曰人有殺上林鹿者武帝下有司殺之東方朔曰是人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當死也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為重鹿賤人二當死也匈奴即有急推鹿觸之三當死也武帝嘿然遂赦之

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

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為城臺
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赦所執吏
新序曰趙簡子上羊腸阪羣臣皆偏裼推車而唐會擔
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阪羣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
是會為臣而侮其主其罪何若對曰臣侮主之罪當死
死者身死妻子為戮也君雖聞為臣侮主之罪君亦聞
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為侮其臣者乎對
曰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鬭夫智者不為

諫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為鬬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推車又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問翟黄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是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黄翟黄趨而出次問任座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黄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

翟黃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申護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隣家父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又曰齊桓公逐鹿入谷見一老公問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谷以臣名之桓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為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特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

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以臣為愚故名愚公管仲再拜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駒者乎又曰吳王欲伐荆舍人小孺子欲諫不敢則懐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曰楡上有蟬高居悲鳴不知螗蜋在後螗蜋委身欲取蟬不知黄雀在其傍黄雀延頸欲啄螗蜋而不知彈丸在其下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利而不顧其後患也王曰善哉乃罷兵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令與

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世說曰桓玄好獵騁兎騰逸叅佐無不被繫桓道恭常自帶綿絳繩著腰中玄問用此何為荅曰獵好縛人士會被縛手不能堪痛也玄自此少差

詩漢韋孟諷諫詩序曰孟為元王傅又傅子夷王及孫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

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寔絶我邦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睠南顧授漢于京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靜壹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嗟嗟我王漢之睦親

曾不夙夜以休令聞
魏應璩百一詩曰年歲在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常會遲速不得辭斗酒當為飲無為待來兹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柰何季世人侈靡及宫墻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賦楚荀況賦曰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位四時異鄉列星隕墜旦暮晦冥幽暗登照日月下藏公正無私見謂縱横志愛公私重樓疏堂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

人詘約敖暴擅强天下幽險怨失世殃龜龍為蝘蜓鴟梟為鳳皇比干見剖孔子居匡昭昭乎其智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暗乎天下之晦盲也琁玉瑶琳不知佩也雜布與綿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謀也嫫母力父莫之喜也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

楚宋玉諷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譖之於王曰玉為人身體容冶内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

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曰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嘗出行僕飢馬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為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為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為秋竹積雪之曲主人女又為臣歌曰怵惕心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泉又釣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泉止

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泉天下之善釣者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中可謂無術乎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玄泉釣又焉足為大王言乎王曰子所謂善釣者何玉曰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鉤非鍼其餌非螾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為竿道德為綸仁義為鉤利人為餌四海為池萬民為魚其釣道微也非聖孰能察之王曰釣未可見也宋玉曰其釣易見昔殷湯以

七十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以掌
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多矣羣生浸其澤
民氓畏其罰其釣可謂善矣功成而不墜名立而不改
其竿可謂强矣夫竿折綸絶餌墮釣决魚失則夏桀殷
紂不通夫釣術也
晉陸機豪士賦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
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在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
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

候微飈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未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哉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誇世笑古人之未工忌已事

之巳拙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匱之釁積成山岳豈不謬哉故聊賦焉世有豪士兮遭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嘗衆通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與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恒才瓅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辰以胥宇實蘭室而桂宫撫玉衡於樞極運萬物乎掌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㝠日罔中而弗昃月何盈而不闕襲覆車之危軌笑前乘之去穴若知險而退止趍歸蕃而自戢推琁璣以長謝顧萬邦而髙揖

託浮雲以邁志豈咎去之能集擠為山以自隕歎禍至於何及

論魏陳王曹植令禽惡鳥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于田見鳥鳴于桑其聲噭然吉甫動心曰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于蓋吉甫遂射殺後妻

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為之說而今普傳惡之其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陰為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然故俗憎之若其為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鵙之鳴弗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荆之梟將巢於吳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子之聲鳩曰子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

之民不易情也為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荅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其母也問者慙悵不善也得蟢者莫不馴而放之為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為害身也烏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諫

周官曰保氏掌諫王惡

禮記曰為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

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隷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又曰宋華父督以郜大鼎賂公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

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郜鼎在廟彰孰甚焉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竒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又曰晉師為楚所敗荀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

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論語曰事父母幾諫

逸禮曰衛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於靈公公失容曰吾失矣

立呂蘧伯玉而貴之呂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

晏子曰景公有所愛槐令吏守之犯槐者死有過而犯之者君令吏收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明日早朝諫曰君窮民財力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犯槐者死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也君饗國德行未見於衆而刑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善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又曰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

君今既巳築臺矣又歛於民而為鍾則民必哀矣歛民
哀以為樂不祥非所以君民也公乃止又曰景公畋十
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比至衣冠盡不正望遊而
馳公見逆勞曰夫子何為遽至國家得無有故乎晏子
對曰無恙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
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可乎公於是罷田即日歸
呂氏春秋曰越飢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
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非吳喪越

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是長吾仇讎財匱民怨悔無及也吳王不從後吳飢請於越越弗與反攻之夫差為擒又曰衛靈公天寒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有臭肉鐏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鐏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善又

曰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歟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徼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

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又曰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

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又曰沛公入秦宫室幃帳重室狗馬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張良諫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以助桀為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灞上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吕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

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根本本壹揺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

漢書曰郅都景帝時為中郎敢言直諫面折大臣於朝甞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一姬死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嘉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

又曰薛廣德敢直言諫爭上幸甘泉因留射獵廣德上

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宫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諫可採取者秩以斗升之禄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之條貫國家之表裏爛然可睹矣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

秦之弊宜抑文尚質表實去僞臣竊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漸日長禍不細

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巳入諫莊王曰昔虞不用宫之奇而晉幷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幷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幷之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趍出王遽追之曰吾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皆至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者吾與為兄

弟廢曆臺罷民又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且合升斗之穀以滿倉廩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畀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又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即死無赦蘇縱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而不

諫則非忠臣也乃諫莊王立鐘鼓之間王左伏楊姬右擁越姬曰吾鐘鼓不暇何諫之聽縱曰臣聞之好樂者迷荆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縱手右抽佩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縱為相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以棊子置其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慴懼靈公扶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

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戸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即壞九層之臺

漢武故事曰汲黯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苦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陛下欲誰與為治乎

東觀漢記曰張湛為光禄大夫數諫湛常乘白馬上每

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毁顏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汝南先賢傳曰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遂上隴其後頴川兵起乃廻駕而還帝嘆曰恨不

用郭憲之言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雨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雖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乃諫太祖怒收逵送獄

魏志曰辛毗能直諫文帝踐祚為侍中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家其計安出帝曰卿為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

卿共議也帝起入内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

吳志曰孫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待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内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翻由是得免

表魏陳王曹植諫伐遼東表曰臣伏以遼東負岨之國

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饑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必尅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然天時難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道路瀸洳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荆揚騷動蜀應西境則

雍凉叅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饑疾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饑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為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歛勸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泰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恤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為陛下不取也

齊竟陵王上讓言表曰臣聞明臺既闢承雲之歌闡衢

室爰啓南風之頌流莫非降道嬪煇紆靈浸澤陛下凝
慶協圖席昌屬歴乾臨冬曖海鏡春亭選議釣俗觀風
調紀垂聽華之典降昤金之訓用能詩史無輟工頌有
聞是故置四輔立七諫正國度箴王闕臣謂當今宜崇
諫司專事昭塞職蹈謇諤績宣王文則優其寵秩厚其
節禮庶獻𤁈之美方高聖伐至乃靡衣媮食曾宇雕墉
商貨浮侈田萊蕪替棫樸爽流標梅失序勉民觀俗之
宜設官立事之要隨闕興規裒廢能補如此則壤詠無

遠轅樂可追

書秦李斯上書諫始皇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苞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强公室杜私門蠶

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乗纎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産一焉而陛下悦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廐所以飾後宫充下陳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趙女不立於側也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

民人此非所以誇海內也

漢鄒陽上書諫吳王曰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脩德則遊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裾乎然臣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

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謟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呉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呉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矣

漢枚乘上書諫呉王曰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戸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

過百里上不絶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絶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𨚫背而走足迹愈多影愈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而跡絶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絶其胎禍何自來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磨礱砥礪不

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禮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為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昔白起為秦將南伐郢都北抗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

漢司馬相如上書諫武帝曰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

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也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斯言雖小可以喻大

序梁元帝忠臣傳諫爭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吐

一言終知自投鼎鑊取離刀鋸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茫茫禹跡毀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何者百世之後王化漸頽欽若之信既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路處則憑玉負扆事無暫舛意有必從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況惑褒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剝斮用之以逋逃亦有傾天滅地汙宮瀦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於是策名委質守死不二

之臣以剛腸疾惡之心確乎貞一之性不忍見霜露麋鹿栖於宮寢麥穗黍離被於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胷見欵赴焦爛於危年甘滅亡於昔日冀桐宮有返道之明望夷無不言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嚴絶丹心莫亮白刃先指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嗚條有不收之魂商郊致白旗之戮

論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吳王恠而

問之先生曰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

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漢谷永與王音書曰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
謀忠其言至昔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以
忠臣直友明史良醫靈著信龜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
吉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為福

藝文類聚卷二十四

藝文類聚卷二十五

唐　歐陽詢　撰

人部九　說　嘲戲

說

左傳曰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夫晉何

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闕秦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悅又曰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晉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弗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悅之又曰吳伐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虵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

逮吳之未定也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
秦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
秦師乃出又曰楚子饗魯昭公於新臺好以大屈既
而悔之薳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
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敢不賀乎公
懼乃反之
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
涇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奮卒數百萬以秦卒之

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狡兎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大王之計有失也又曰秦惠王以女為燕太子婦燕文公卒齊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秦說齊王再拜而賀迎而弔齊王曰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充腸而與死同患夫燕雖弱小强秦之壻也王利其十城而與秦為仇以招天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王曰然則奈何對曰王能聽臣莫

如歸燕城卑辭以謝之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地必德王燕無故得十城燕亦德王是王棄强仇而立身厚交也齊王大悦乃歸燕城又曰秦王謂趙使者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兩人則可若不能殺請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華陽君涇陽君大王以孝悌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羞之嗛於口未嘗不分與焉衣裘無非大王之服今受大王之嚴令以報敝邑之君

不敢弗行無乃傷華陽君之心乎又曰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髠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髠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為王不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又曰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蚌方出曝而鷸啄之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為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

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互相交兵恐強秦之為
漁父也故願王熟計之惠王曰善乃止又曰昭陽為楚
伐魏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今子貴矣
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之可乎楚有祠者錫其
舍人酒一巵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
餘請畫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巵右手
畫蛇曰吾能為足為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巵曰蛇
故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

今公攻魏殺將得八城又移師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名足矣冠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偃猶為虵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歸又曰衛客事魏王三年不得見乃見梧丘先生許之以百金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吾聞秦出兵未知所之願王專事秦無他計王曰諾遂趍出至郭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晩也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於事已者緩安能急於事人衛客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

是知王緩也魏王趍見衛容又曰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被堅甲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云也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賢乃欲事秦為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効之明年又求之予之則無地以給不予則棄前功而受後禍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厭以有盡之地而應無巳之求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事秦何異牛後乎又曰秦王與中期爭論而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

行去人為中期說秦王曰此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

史記曰李斯說秦王曰自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竈上掃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矣今怠而弗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黄帝之賢弗能并也秦王聽其計又曰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臣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

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所歸乎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又

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責殺義帝之罪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蜀漢之粟萬舡而下項羽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坂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乃聽酈生又曰高祖使陸生賜尉佗印為南越王陸生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

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禍且及身也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煞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漢書曰項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月乃降羽悉令男子年十四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

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又曰趙王乃與張耳陳
餘北略地燕界趙王為燕軍所獲燕因留之欲與分地
趙有廝養卒乃走燕壁問曰何知臣欲燕將曰若欲得
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
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
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
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兩人亦欲分趙而王
時未可耳今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煞之此兩人分趙

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王左提右挈而責直義

殺王滅燕易矣燕以為然廼歸趙王

東觀漢記曰隗囂既立使聘平陵方望為軍師望至說

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

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

信於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

神者也囂從其言又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

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今南有子

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見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囂然其計又曰功曹李熊説公孫述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菓實所生無穀而飽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

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為天子又曰鄧禹聞上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禹進曰三輔假號往往羣聚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尊王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蕃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攬延英雄務悦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悦

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奔冀州董卓購募紹伍瓊說卓曰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必無患矣卓以為然又曰曹公軍至新野傅巽說劉琮曰逆順有大體强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凶之道也願將軍勿疑

漢晉春秋曰鍾會陰懷異圖姜維見而知其心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於漢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劒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公何不法陶朱汎舟絶迹全功保身登峩眉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為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所能盡無煩老夫矣

書齊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背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忠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其鉤篡也傅公子糾而不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三行者鄉里不通世主弗臣使管仲終窘抑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然而管仲幷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使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昭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而

喪地千里使曹沫計不顧後即不免為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去三北之恥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反之天下振動名傳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弊也公其圖之

漢司馬相如諭難蜀父老書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

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葢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絶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使者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必將崇論宏議創業

埀統為萬世規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懐生之倫靡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絶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號泣内嚮而怨曰盖聞中國有至仁焉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埀仁義之統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方將增太山之封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

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於是諸大夫喟然稱曰允哉漢德此固鄙人之所願聞也

後漢朱浮與彭寵書曰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飡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闚影何施眉目措乎棄休令之嘉名造鴟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

敗之重災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退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

後漢馮衍說曰皇帝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業之劲推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繼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因以去亡新就聖漢故易以樹恩布德易

於周洽其猶順鷙風而蜚鴻毛然而諸將鹵掠至乎逆倫絶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殄盡其財産寃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民恵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舉踵而望者非特二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在於珪璧秉脩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强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申甫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

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行閒之兵久即方屈民愁即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兵革雲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乎

魏阮瑀為魏武與孫權書曰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不能遠度孤心

近慮事勢遂𤡆見薄之決計秉翾然之成議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祚流後嗣高帝設爵以延田横世祖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若能内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者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

爵坦然可觀

晉孫楚為石苞與孫皓書曰吳之先主起自荆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逃迹巴岷遂依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倡和互相扇動拒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獨見之鑒與衆絶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威稜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奮其

膽氣小戰江界成都自潰暱兵劒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裂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方今百僚濟濟俊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强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檝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流通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

百萬畜力待時從不再舉今日之謂也

晉劉琨與石勒書曰將軍誕稟雄姿勇略自然大呼於紛擾之中奮臂於駭亂之際發跡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沔折衝淮漢自古名將未足為踰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為巳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豈知然乎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

成賊衆雖尅而終殄滅者也赤眉盛於東海黄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或擁衆百萬横逆宇内所以一旦敗亡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為亂劉聰父子戎狄凡十乗釁肆毒寇虐人神煞父害弟偷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而可以正天下者乎見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況附聰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為己用名位不可得守有若晨霜秋露雰霧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見而尋没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為民主不亦難乎

晉桓玄與劉牢之書曰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以是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唯理是宅保其富貴全其勲業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為天下笑哉夫明者見於無形愚夫安於所躭二者成敗惟君圖之

宋謝莊為朝臣與雍州刺史袁顗書曰夫夷險相因興革遞數或殷憂而啟聖明此既章於聞見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二曜匡拯

家國提濟蒼生若不南面子民將使神器何主當誓衆
奮戈剪此朝食若自延過聽迷途未遠聖上臨物以仁
接下以愛豈直雍齒先封乃當射鈎見相矣
梁簡文帝與魏東荊州刺史李志書曰卿門世英華中
州舊族自金天失馭帝鼎南遷衣冠播越不及俱邁豈
可屈志氊戎久淪胡壤今皇師外掃天鉞四臨海蕩電
飛雲蒸雨合所摧所尅是卿之具聞也且偽國沸騰四
方幅裂主虐臣姦兆雖亂政若能早識事機翻歸有道

豈直圖形長樂刻像鍾鼎時事易差相思勉勵但明月

閣投昔人為誡隣蕃贈藥有可虛懷寮驛輕郵側望歸

簡

梁邵陵王蕭綸與元帝書曰先朝聖德治天下九親維

睦四表無怨誠為國政實亦家風弟弘識遠鑒無俟傍

説事重情切不能默已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可謂吞冰

療寒揚湯止沸侯景所以未敢窺兵江外正為蕃屏磐

固宗鎮强寮若自相魚肉是為代景行師昔廉藺二虎

且猶不鬬況弟與湘纍方須叶力唯親惟急萬倍於斯同怨同恥尤甚昔事豈得各恣目前不思久遠安卧積薪日待焚熾狂夫尚猶阻之智者反致其惑所冀聽識一開斯悟

梁丘遲與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小智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展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慄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

邪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弦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嘲戲

毛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左傳曰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斾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於大門側而

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為無人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爾又曰晏子使楚楚王謂左右曰晏嬰習辭者也吾欲傷之若坐定縛一人來及嬰坐左右縛人王問何謂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生江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為盜入楚則盜得無

楚之水土使為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溘溘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燕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何出子高曰出於嗜酒者蓋其勸勵搽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忻然曰吾弗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漢書曰東方朔自公卿在坐朔皆傲弄無所為屈上以

朔口諧辭給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喻當世伏覩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公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卞莊子為衛尉皐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貢使外國顔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産為郡守王子慶忌為期門上乃大笑

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假卧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先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坐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魏略曰丁謐父斐初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時饒愛之太祖征吳斐隨行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坐免官後太祖調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知見戲對曰以易餅太祖

大笑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我重治我非不知清良也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叓官如初又曰太祖請會啁王朗曰飲不能効君昔在會稽折粳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蜀志曰張裕饒鬚先主嘲之曰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

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云此也又曰蜀遣鄧芝使吳孫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理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欵乃當爾耶

吳志曰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嘲闞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酒因勸云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句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邪綜應聲曰

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對

江表傳曰孫權以鄭泉為郎中嘗為之言卿好於衆中面陳或失禮敬寧不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宴權乃怖之命提出有司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無憂至死當出閤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

典略曰魏文帝嘗賜劉楨郭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調楨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荅曰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女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豐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汚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皆亦未能初接於至尊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

實殊異尚可納也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讌見蜀使費禕逆敕羣臣使至伏食勿起至權為輟食而羣下不起禕調之曰鳳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荅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王隱晉書曰武帝問郄詵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若崐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詔曰吾與戲耳

晉中興書曰刁彛於桓溫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誤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歎焉

文士傳曰棗據嘲沙門于法龍曰今大晉宏廣天下為家何不全髮膚去袈裟舍故服被綺羅入滄浪濯清波隨太陽耀春華而獨上違父母之恩下失夫婦之匹雖受布施之名而有乞丐之實乎

顧愷之家傳曰愷之見謝萬因論神仙謂曰仙者之乘或羊或鹿使君當乘何物耶使君曰居家者遇物斯乘卿輩即轅中客也

語林曰劉道真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旅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旅女荅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又曰道真嘗與一人共索柈草中食見一嫗將二兒過竝青衣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荅曰兩猪共一槽又曰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欽遲之既見乃

甚癡便欲嘲棄之玄度為之作賔主相對真長歎曰玄
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又曰鍾雅語祖士言我汝頴
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
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何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
槌又曰辛恭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荅曰西人太
傅應聲戲之曰在西頗見西王母不恭靜荅曰在西乃
不見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愧又曰晉孝武
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虞嘯父荅曰

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敕
疏取語於是為風俗人相嘲調輒云好語疏取
世說曰庾元規語周伯仁曰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樂
毅耶庾曰方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施
耶又曰諸葛瑾為豫州别駕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别
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荅
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復云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
荅曰豈惟四凶亦有丹朱又曰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

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為是幾艾鄧荅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又曰桓南郡出射有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相撻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又曰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桓公見藥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即荅郝參軍荅曰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公殊有愧色又曰司馬太傅齋中坐天月明淨歎以為佳謝景重荅曰意謂不如有

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欲滓穢太清耶又曰荀鳴鶴陸士龍二人俱會張茂先坐共語陸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㱿爾矢荀荅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强是以發遲

沈約宋書曰何承天除著作郎年時已老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孀母承天曰卿當云鳯皇將九子孀母何言邪又曰劉義綦封營道侯凡鄙無識

始與王濬謂義基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其意若何義綦荅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詩晉李充嘲友人詩曰同好齊歡愛纏綿一何深子既識我情我亦知子心讌婉歷年歲和樂如瑟琴良辰不我俱中闊似商參爾隔北山陽我分南川陰嘉會罔克從積思安可任目想妍麗姿耳存清媚音修晝興永念遥夜獨悲吟逝將尋行役言别涕沾襟顧示降玉趾一顧重千金

客難漢東方朔荅客難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
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
主之義自以為智能海内無雙則可謂博聞辨智矣然
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
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仰而應曰蘇秦張儀之
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得士者强
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今則不然聖帝流德
天下震慴諸侯賓服安於覆盂動猶運掌賢不肖何以

異哉尊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漢揚雄解嘲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析人之珪儋人之爵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盛明之世處不諱之朝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

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説人主下談公卿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入無間然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黄門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佚士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而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以為阿衡

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海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向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又安得金紫且吾聞之也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謬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

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而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阺穨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

後漢班固賓戲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以聖哲治世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

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響震徒枕經籍紆體衡門潛神默記亘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時用不效於一世雖持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主人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勢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音要）奥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當此之時搦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

會履顛沛之勢朝為榮華夕而憔悴福不盈眦禍溢於世且功不可以虗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而徼君吕行詐以賈國説難既遵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黄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譬猶夫草木之殖山林魚鳥之毓川澤猋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賔曰若夫鞅斯之倫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

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濵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冊展無窮之勲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末逢蒙絶技於弧矢班輸摧巧於斧斤僕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邇自娛於斯文

後漢崔駰達旨曰往者楊雄設言客有難玄之尚白應以戰國之士若范蔡鄒衍垂釁相傾誑曜諸侯以干濁

世之寵或人亦有覿我之澹泊故比方昔問以難余余略依前訓以報焉或説巳曰今子韜韣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遊高談有日然下不歩卿相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於贊巳退不瀆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荅曰有是乎茍欲免吾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昔堯舍威而臯陶謨高祖嘆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綘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銘昆吾

之治勤景襄之鍾今聖上之育斯民也樸以皇質彫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墻而摟處呌呼衒鬻懸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曜世固以干禄非仲尼之道也後漢崔寔荅譏曰客有譏夫人之享天爵而應睿哲也必將振民毓德弭難濟時故或階媵以納説或桎梏而不辭或擊角以自衒或養老以待期及其規合策從勲績克章撥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大寶唯斯為光今子

遊精太清潛思九玄勵節縹霄抗志浮雲口願甘而嘗苦身樂逸而長勤志求貴而永卑情好富而困貧慕容名而失厚思慮勞乎形神荅曰子徒休彼綉衣不知嘉遁之獨肥也且麟隱於遐荒不紆機穽之路鳳皇翔于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其度胥種遂功身乃無處觀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已而干禄不揆時而要會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謀大纖芒毫末禍亟無外榮速激電辱必彌世故曰愛餌銜鈎悔在鸞刀披文食

豢乃啟其毛若夫守恬履靜澹爾無求沉緡潛壑棲息高邱雖無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余竊嘉茲庶遵厥猷

後漢蔡邕釋誨曰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今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器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曾不能登天庭叙彝倫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小子惑焉胡老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晰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於

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花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世事體躁心煩瞑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鶩駘於修路慕麒麟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願榮未副從而顛踣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疋夫以

清宇宙肅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究緒履霜知氷踐露知暑

魏陳琳應譏曰客有譏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已矣今主君鍾陰陽之美總賢聖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遭豺狼肆虐社稷隕傾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背枉違難耀兹武功徒獨震𣘻山東剝落元元結疑本朝假拒羣姦使巳蒙噂沓之謗而他人受討賊之勳捐功棄力以德取怨今賤文德而貴武勇任權譎

而背舊章無乃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闕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滛慝也夫申鳴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鴆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所不得已也而况將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之民忘永康之樂此庸夫猶所不為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汎濫中國伯禹躬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為而天下晏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媮樂乎葢以

彼勞求斯逸也夫世治責人以禮世亂則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狂矣陳俎豆之器於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揆宜以處事孝靈既喪妭官放禍棟臣殘酷宮室焚火主君乃芟凶族夷惡醜蕩滌朝姦清澄守職也既乃卓為封虵幽鴆帝后强以暴國非力所討違而去之宜也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者義也今主君以寬宏為宇仁義為廬若地

之載如天之幬故當其聞管籥之聲則恐民之病也見羽旄之美則懼士之勞也察稼穡之不時則推民之匱也臨臺榭之崇高則恤役之病也是以虛心恭己取人之謨闢四門廣諫路貴讜言賤巧偽慮不專行功不擅美洽事若不及求譽恐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闕而風烈宿宣也

藝文類聚卷二十五